



8577  
502-5



# 癡愛與義務

小說世界選刊



3 0538 7109 5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

羅琛女士，華通齋先生之夫人也；原籍波蘭；長學法國；兼通英德俄諸國語及世界語；工文學；居北京既久；於治家政外，常盡力於慈善事業；尤喜爲有益社會之小說；近日以新著「戀愛與義務」小說漢本見示；余方養病醫院；受而讀之；心神爲之一振；其敘事純用自然派作法；準個人適應環境之能力而寫其因果之不爽；其宗旨則頗以自由戀愛在一種環境中，殆不免於痛苦；而以父母教育子女之義務爲歸宿；觀於逃亡以後，歷種種艱苦而善育其女；使得受高等教育；臨別則爲之送致於前夫而心乃安；黃大任於失妻以後，亦放任之；其公平豁達，誠可爲同此境遇者之模範；而要其聚精會神，教育兩兒，使其成爲賢男良女；則尤作者所致意焉。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蔡元培敘

目錄

上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下篇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64 57 48 37 26 19 9 1

# 懋愛與義務

## 上篇

### 第一章

楊乃凡十五歲，纔到學堂裏讀書；伊想到以後可以隨便行動；可以大小做點事；好歹立一個宗旨；覺得十分暢快。

從那一天起，世界也彷彿換了一個；從來未接近的宇宙，也另變了一副形態。

乃凡將七歲，伊母親就棄世了；伊父親整天不回家；至於家事，更是不問不聞；名爲家主，實在只可稱爲一個供給衣食的財東。他有十個兒子，四個姨太太；乃凡是獨生的女兒；因此乃凡的脾氣和教育，也與別人不同；這或者是遺傳的關係；原來伊的母親，是四川一個大家的閨秀。乃凡雖已十五歲，但平常十五歲的女子能做的事，伊一點也不知道；伊生性古怪；從來不

喜同伊那些姨母在一起；這也難怪；這些姨太太，都是青樓中的人，每日不是爭妍奪寵，就是互相傾軋；乃凡是素秉亡母懿德的人，那裏看得過呢。未到學堂以前，伊是一個極沈靜的人，時常終日閒坐着；什麼也不做；有時想伊的亡母；有時候便什麼也不想。

楊剛甫所以送他女兒到學堂讀書，並不是怕伊將來無智識，不能自立；亦不是想伊去受好教育；實是因爲藉此可以博得新人物的銜頭。

自從上學日起，乃凡一心一意，享伊的新自由；每日早上，只見伊挾着一個黑色的皮包，飛快的在街上走。

從他家到學堂，不過一里多路；沿路很有幾所大房子；四圍都是高牆；最奇怪的，是沒一處房子沒有樹；乃凡每次走過這些地方，總是自己念道：『這高牆以內，這大樹之下，定然不知道有多少隱情，多少違心的事，多少傷心的人呢。』

這些樹的上頂，差不多全露在高牆外面；形勢巍然，彷彿幾個偉大的頭顱；他們一方面觀

察屋內人做事；一方面默默的檢察行人來往；世間沒有一件事可以瞞着他們；他們是常用的  
 噤證人；他們什麼都看的見；但是什麼也不說出。

李祖義是乃凡的對面鄰居；有一天，他起來遲一點；出門比平常晚了半點鐘；正逢着乃凡  
 起身；這是他第一次看見乃凡；他跟在後面，不住偷看伊後影；從此他便每日故意遲半點  
 鐘出門；因為這個，他每日在教員面前，造出不知多少謊語；不是起晚了，就是尋書耽誤了。

有一天，乃凡偶然回頭，看了一眼；祖義一見伊的又深又黑的眼，極俊俏的五官；並且那秀  
 慧眼光中，還含着的一種淒涼的意味；祖義覺得身子在雲霧中了。

乃凡看見了祖義在那裏偷看伊，便臉一紅；低下頭；自己走路。

從那一天起，他鄰女的音容笑貌，已深深的印在祖義的腦內。

乃凡倒不注意於祖義；伊每日仍舊照常走伊的路。

祖義的教員，每日總勸他早來；甚而至於懲戒；但終歸無用；他們常說，『祖義是一個很好

威

天

的孩子；又聰明，又勤學，並不是個懶學生；但是遲到的毛病，總改不了；這是什麼緣故？他們問過他多少次；他始終也不說；這是他的秘密；萬不能使第二人知道；別的學生，多盼星期到來；他却不然；星期日是他的仇敵；故此，到了星期一，他便急急忙忙的跑到街上，專盼着乃凡；日積月累，就這樣過了好幾年；他喜歡歡的每日看伊；伊因為後面有人跟着，也很快活。

有一天，祖義跟着乃凡走的時候，從一條小衚衕內，忽然跑出一隻瘋狗；乃凡沒有躲開；竟被他在腿上咬了一口；那隻瘋狗，咬着還不放鬆；乃凡連怕帶疼，就倒在地下。

這是千年不遇的機會；祖義那肯錯過；趕緊連竄帶跑，跑到面前；伸出兩手；將瘋狗的頸項握住；直等到狗的呼息斷了，方纔撒手；然後掏出手帕，將乃凡的腿綁上；還怕不夠，又將自己大衫的底襟，也扯下來綁了。

乃凡那時，嚇的糊裏糊塗；任他綁紮；綁完，他將乃凡扶起；乃凡僅低低的說了一聲謝謝；但是這一聲謝謝裏面，不知含着多少感激的情意。



那時晨光尚早；行人稀靜；但聽見賣薯的聲音。

祖義看伊一顛一顛的去遠了，遂呆呆的走到學堂；第一課堂已散；教員問他爲什麼來的這樣遲；他死也不肯說出緣故；情願受罰；因爲假使露了祕密，同學一定要嘲笑他。

第二天，他便沒有看見乃凡；一直過了二星期，乃凡纔照常上學。祖義一見便紅了臉；答着走了過去；輕輕的問道，好了嗎？乃凡答應道：『全好了；我在病院住了實足二星期；謝謝你；此次全虧你了。』說完笑着去了。

從此他們每晨見面，便互相笑迷迷的點頭；雖不交談，彼此的意思，更可以了然。

在祖義的家內，有一棵老樹；枝枒參天；一直高出牆外；越過小街；直和乃凡家的一棵古樹挨着；彼此接到一起；彷彿二個朋友；祖義每日十分用心，收拾這棵老樹。

這棵老樹，由他家裏取得了生命；一直長到對面乃凡家裏；將他的香氣，一直送給祖義的心愛人。

祖義在樹下，放了一張凳子；時常坐在上邊作詩；讀書。這棵老樹，天天對了他的真摯情意，似乎十分感動；將他默默中的情緒，傳給他的心愛人；對面那棵樹的瑟瑟響聲，很像是乃凡的回信；這些個枝子，說的什麼；這些個葉子，囁嚅的什麼；只有這一對情人自己知道；這種沒詞的歌兒，只有他們這富於愛情，詩興濃厚的少年，可以領會。

但是好事多磨；這種快樂的歌兒，不久就要停止。

有一天，正是動人愁悶的天氣；陰雲沈沈的布滿天空；雨點含在雲端，欲下未下的時候；李靜仁將他兒子叫在面前，告訴他；現在進的學堂，快畢業了；他打算送他到上海高等學堂去；說的時候，他以爲他的兒子，一定要十分快活的；因爲他知道祖義是一個好學好高，好旅行的孩子；那裏知道竟是不然；祖義一聽了這話，反到嗒然若喪；因爲他想，一離家，便離了這棵大樹；再聽不見樹的瀟瀟響聲；再看不見這知心的枝葉；再看不見這窈窕的後影了；故此十分的悽慘。他父親雖是一個舊官僚，但是深信新學的；故此祖義很想和盤向他說出；但是從那裏說

起？怎樣說法？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只覺得心魂都被鄰女吸住；走到那裏，鄰女的影子也跟到那裏；但是這種話，怎麼向父親說？並且未說臉紅，話到口邊，怕也難於出口。

再過二天，祖義要起身了；他打算給乃凡寫幾個字；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怎樣的說法？他從不會給女子寫信；他苦苦的思索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知己的樹下，坐着靜想；話倒沒有想出；反勾起了滿腹的牢騷；胡亂寫了一封信；裏面有幾句說：『我本是希望正多的春天；但是我覺得嚴冬總在身旁；我覺得一層厚雪總包裹着我；熟果子的夏天到那裏去了；收穫的秋天又到那裏去了；他們多已遠颺了；我空抱着滿腹的春日濃興，竟死在冬日的嚴雪之下。』

信已寫了；但是怎樣遞這封信呢？

他跑到乃凡每日必經的一座店前；將信丟在地下；自己躲在一傍；一會兒，乃凡來了；見了信便拾起來；放在懷內。

信內的話，可以說是沒有白費；彷彿似種子落在肥田上；立時生根出苗；乃凡回到家裏，一

個人獨居的時候打開信來看；不覺眼淚滴滴落個不住；伊爲什麼哭？她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此後沒有人再追隨伊後面；沒有人再關心伊；以後街上的行人，固仍是一樣多；但在伊的心目中，那條街竟像成了空街。

果然，以後來往的人，也有走在伊前面的；也有走在伊後面的；還有撞着伊的；但竟沒有一個人關心伊；伊還天天上學，不改常態；但不久伊的生活亦變動了。

一天午後，楊剛甫命人叫乃凡；這是不常見的事；所以乃凡立刻覺得有重大事情發生；伊父親向伊說：『你三歲的時候，我已將你許給我的好友黃惺生作長媳；現在婚期將到了；你應當預備預備；你明天就不要上學了；什麼辦喜事和事姑相夫的俗套，我也不必說了；我想你在校中，一定已學得良妻賢母的大道理；在家呢？我知道你是學不出什麼好來的；因爲你這幾個姨娘，都是青樓中人；那能比你那亡母；伊們知道什麼叫三從四德？』

乃凡滿口想將同學常說的新理，什麼婚姻自主呢，父母不得強嫁呢，解釋給伊父親聽；乘

便并可提出天天逢見的那個少年；但是想了半天，實在難以出口；遂抖抖索索哭倒在伊父親的膝下；嗚咽了半天；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伊父親當作伊害羞；也不以為奇；命人將伊的姑母接了來，勸說伊。

一天，伊的未婚夫黃大任來了；楊剛甫自命是新人；所以未結婚以前，特意要求黃家，派他的兒子來一次；命他們小夫妻先要談談；其實毫無用處；他們的婚姻，早已由傍人代定；就像生米已成熟飯；假使接談了，兩方面氣味不相投；楊剛甫還肯取消婚議嗎？

他們談了幾句；這個說天氣不壞；那個說就是燥一點兒。

一月後，他們結婚了。

## 第二章

他們的婚姻，既是被人強迫而成的，他們結婚後的生活，所以也是空空洞洞；無一毫樂趣；若有人問乃凡你丈夫如何，伊應道：人很不錯；是一個好男子；若有人問大任你夫人如何，他必

說是一個很盡婦道的好女子。

乃凡對於丈夫，同對待路人相仿；他在家也好；不在家也好；好像是不會看見伊的神魂，早被那一個日日追隨蹤跡的人吸去了。

伊對於目前和將來的事，彷彿是萬念皆空，一塵不染；日日在腦中盤旋的，就是已往的陳跡，和那臨別的那一封長信；伊有時思念到極處的時候，很願將一切往事，全行拋棄；將昨日所有的紀念，一概丟開；但是理性那裏敵得過情緒……

大任常和他的幾個好友說：『我的內人的容貌，是沒得話說的；但是沒有一毫的意趣；雖和旁人一樣，能呼吸空氣，但算不得一個活人。』

雖說如此，他們的生活，總可稱得起安穩；他們在家鄉住了幾個月，大任被上海縣知事聘去，作一等科員；夫婦就一齊遷到上海居住；一轉眼間，已是二個年頭；乃凡已生了二個孩兒；一個男孩三歲，一個女兒二歲；由外面看起來，可算是一個極樂的家庭；其實內容是恰恰相反的。

呵……

大任在家裏，既不適意，就跑到外面尋樂；他常和朋友說：『我的家庭，似一盤烹調不入味的貴菜；要打算開胃，還須到外面去尋。』到了外面，人家看在錢的面上，果然伺候得他心花都開；大任在外面時候，因此漸漸的更多了。

乃凡並不因此介意；倒正合了伊的心意；伊可以日日任意打個小牌；約幾個女友聽兩本戲；男的女的，各自出外遊嬉；孩子們以及一切家務，自有僕人料理。

乃凡有時帶着孩子遊公園；吸點新鮮空氣。

一日，伊又同了伊的兩個孩子遊公園；伊在一張椅子上呆坐着；兩個孩子，隨着一羣小朋友，在池邊拍球玩耍；忽然伊小女兒的球，落在水裏；旁的小兒，撈了一回兒，撈不起；乃凡的大孩子，便伏在地上；伸着大半個身子下去撈；不想一個把持不住，跌了下去；那些個小孩都狂叫起來；遊人也都奔過來；這時候，有一個少年，從人羣中擠到池邊；跳下水去；一把將小孩抱起；那小

孩已然不省人事了。

乃凡在後面椅上，竟沒有理會這件事；伊正在那裏追想幼年的生活；和昔日鄰家的少年；伊正在那裏描摹昔日這個少年每日跟在後面的情形；伊怎樣的有一次偶然回頭；少年這樣的臉紅；伊後來這樣被狗咬；他怎樣救伊；後來又怎樣送信給伊；信裏說些什麼話；伊正想的出神，什麼也沒聽見；等那少年抱着半死的孩子，走到跟前，伊纔猛然間清醒過來。

伊從結婚以後，常是終日昏昏的；這可算是第一次發生感覺；現在當伊的孩子遭了危險，伊可不是伊丈夫所說的那個能呼吸的死人了？這一回，伊不但活動了；並且大活動了；第一件事，就是摩擦小孩週身；立刻將孩子的衣裳脫下，晒在太陽地；一面將自己的衣裳脫下，圍在小孩的身上；他那時，一心只在愛子身上；連那少年亦沒顧得，或是向他道個謝；一直等到孩子恢復呼吸，危險已退，伊纔想到少年，抬頭一看，啊……不好了！原來彼此都認識；那少年原來就是天天跟在伊後面的李祖義；伊不覺滿臉飛紅，垂下頭去；李祖義也神魂離舍，不知所措；歇了大



半天，旁邊的人都覺得很奇異；李祖義究竟是男子，鼓起全身勇氣問道：『你幾時結婚的？來上海幾年了？我不知道你也在這裏！』

乃凡吞吐了半天，纔說道：『我的丈夫一定很願意見你；他還要當面謝你這番大恩；他最愛的是那兩個孩子；他這一生的幸福，都在兩個孩子身上呢。』

說末一句話的時候，聲音非常的沈着；言外像是有不勝憤恨的意思。李祖義將孩子一直抱到車上；送他們回到家裏；他本想走；但是乃凡一定邀他進去見他的丈夫。

黃大任本是一個忠厚長者，最和藹；不過的聽見了這事，便很懇切的向他致謝；並說道：『先生合我的內人是緊鄰；彼此都不疏遠；現在又蒙搭救小兒；我實在感激不盡；以後還要多親近。』

我們現在要敘一敘李祖義這幾年的生活；當孩子落水的時候，他怎麼會在旁邊的。

他在上海，整整讀了三年書，文憑到手，便有滿腹希望；歡天喜地的回家；第一件關心最切

急要知道的事，就是鄰女的近况；但不能逕直的向人打聽；因為第一層，他不願意旁人知道他的秘密；第二層，也不合禮節；他於是深深的向他奶娘，打聽本城有什麼新聞；這個乳娘姓馬；平日最喜說話；並且富有理想；只要有人問伊，伊便像開了話匣，滔滔的講個不休。

祖義說老馬！你先講本街却有什麼新聞；本城的新聞，下次再講罷。

老馬遂講起張甫麻先生；從前是怎樣作官有錢；死後連棺木錢都是人家施給的；就因為吸鴉片；郭宅的喪事，又是怎樣豪闊；七日七夜，經懺沒有間斷；喪費一共用了三千多元；事辦完後，幾個兒子便不能支持；賣房子；賣傢具；米店也倒閉了；到如今，弄得各自到處謀事不得呢。

等到伊講到間壁姑娘出嫁的事，祖義三番五次的，打斷伊的話頭；問這個；問那個；問個不休；老馬那裏知道伊幼主的心裏，聽了這話，是怎樣的感想；祖義幾乎要倒在地下，眼淚幾乎流出來；他急用刀將中指割破；即推說是疼的哭了；奶媽以為，他哭的是身體上的傷；那裏知道他哭的是心上的傷。

因爲他欲娶乃凡的心十分堅決；在上海的時候，他認識不少女同學，容貌都不醜；並且都能說外國話；但總不能替代他最初的愛情；總也不能消滅腦海中鄰女的影子；他總不忘從前每晨追在後面的景况；伊的瀟灑的體態；他又記得那副又深沈又柔和的眼光；當伊被狗咬傷，他替伊綁腿的時候，伊是怎樣的感激道謝；種種已過的溫柔紀念，紛至沓來，湧現在腦裏。

他原來還沒有訂婚；他父親對於他的婚姻，向持放任主義；因爲常想女兒婚姻，是兒女自己的事；爲他們的幸福起見，應當由他們自主；所以祖義從上海回來的時候，滿想將一面的隱情，告訴他父親；老人家最開通，沒有不准；那想到乃凡嫁的怎樣早（還不到二十歲）；他更沒想到伊早定了婚約；即使未嫁，亦無法可想。

他數年的夢，算是醒了；希望絕了；他也不和旁人說；誰能諒解他的隱衷；誰能安慰他；他於是走到昨日心愛的那棵樹下；發洩他的鬱悶；抬頭一看，對面的那棵大樹，仍舊巍然而立；是那枝葉現在所囁嚅的是什麼了？已變了苦痛的回音；那枝葉彷彿陪他嘆息。

祖義常到樹下，和他作談；正值秋末冬初的時候；黃葉盡脫；祖義自己想道，樹葉的生命算是這樣完了；冬季一到，全都枯槁；但到了春天，又另有新鮮綠葉蓬蓬勃勃發生出來；但是舊葉子呢？生的幸福，從此再沒有了。因此樹的景象，也是非常愁慘；枝子彷彿一個頹喪人的兩臂；無精打采的望下垂着；祖義也無心去收拾他；因為無用處了；即使收拾的枝幹茂盛，他又能將他的花和香氣傳給誰；心愛的人已不在旁邊了；很遠很遠！祖義也不知道伊在那裏；他也不打聽；打聽了也無用。

祖義那時是一個純潔的少年；既沒有經壞書的薰染；也沒有受萬惡社會的誘惑。

祖義的母親，有一天，問祖義，「你每天吃也不多；兩眼通紅；大概是不舒服了；總是心火太盛；哦！請一個頂好的醫生，就是治好督軍的那個名醫；給你來看一看；你以為好不好？那個醫生，咱們城裏誰不知道；連西洋人也有求他看病的；醫道高明，可想而知了。」

「娘啊！你不用擔憂；幾天就好了；沒有大病；靜養靜養也就好了。」

從此他更奉了明、文似的名醫，來看了一次；也說不是真正病源；只說體氣太虧；可憐的老人家，便瘋了似的，購買補藥；人參，於朮，那是不必說了。

但是總也沒有成效；祖義照舊是面黃肌瘦，如有所思；一天，醫生說：『北方的氣候，與病人不相宜，最好是回南。』

離開這個「觸目皆是往跡」的地方，祖義也不反對；他希望在他處，或可忘記那段傷心史；他并想到自己年紀，已然不小，該圖自立了。

他從前本打算創造一個情愛作基礎的家庭；現在既不能達到目的，沒有別的主意；只有想法子，將愁事忘却就是了；等他將這病治好，再另想主意，另圖生活。

他立定主意，打算到上海；他以為上海繁華場中，一則容易消愁；二則商店林立，不難謀生；老人家從前在江蘇做過官；在上海很有幾個朋友；他的性情，又是喜商不喜宦；所以兩個月以

後，祖義又到了上海了；在一家「運絲出口公司」辦事；他懂得法文，就管了文牘。

現在的生活，和從前的生活，迥不同了；從前只想快快的畢業成家；現在彷彿一只無舵的船，順水所至，亦不知到那裏去；公事完了，不是到茶館去喝茶，便是到妓館裏去消遣；他也時常到公園去散步；這種消遣方法，在他彷彿是最對脾胃的；因為樹陰下來往散步，或坐在樹下，他可以默想，這幾年的功夫，竟沒有消滅他最初的愛情；他到上海之後，也沒有許多方法可以丟下前情；同別的女友，甚至同妓女說話的時候，鄰女的小影，總在眼前立着；他總看見伊的輕盈體態；和挾着書包上學去的那個神氣；情根種的太深，用什麼法子也除不去了。

那一天，正在湖邊發癡；彷彿對了新交，想將心裏的一腔熱情，都告訴於他；癡癡的坐着；眼看着水；彷彿水裏也有他的苦痛的影子；耳聽着水聲，那水聲彷彿和詩人一般，濺濺說道：

「少年啊！少年！你以為你是第一個創造愛情的人，你是第一個能唱愛情詩的人嗎？你不要弄錯了，這種唱，我已聽過不止一次了；你不過是追隨人後，再唱一遍就是了。」

他忽聽見對面小孩子們呼救的聲，忙跑去了；他怎樣救的小兒，我們已然知道了。

這件事，將他和使他成了現在這樣的人，會在一起；他也不問乃凡快樂不快樂；看了伊那種無精打采的神氣，就可以明白了；聽了伊『我丈夫最愛的，便是這兩個孩子』那句話，更可以明白了。

## 第二章

從此，祖義便時常到黃大任家裏去；原先乃凡與他，還不甚交談；但日子長了，便不免談起昔日的舊事；祖義向乃凡說：『你還記得我跟你後面的時候麼？我那時因為跟你走，時常遲到學堂；屢受教員的責罰……』說到此地，長嘆一聲；又說道：『那種責罰，還不算什麼；後來我從上海回到家裏，聽見你的婚信，那纔算是慘酷的責罰。』乃凡戰戰兢兢的回答他說道：『我從小就定下婚了；父親作的主；我也難以違背；我時常想到你；但我不知該怎樣告訴父親；我惟恐父親責備我，說我是一個無教育的女子。』

說也奇怪，自從見了李祖義，乃凡彷彿換了一個人，彷彿是從死中復活；又彷彿是一個入塾的昆蟲，專等祖義這個春雷來震醒；每日的裝束，也非常講究起來，嘴邊亦時時的帶有微笑；一天到晚，總是忙忙碌碌，也不知忙些什麼；好像伊從前的光陰，過得太隨便；現在一時大悟，急想將那已失的光陰，追救過來；大任看了，很以為異；他說：『現在我的內人，說話的時候太多；呼吸的工夫亦沒有了。』

乃凡常和祖義一同出遊；大任並不為怪，他平日最主張男女平權，並女子解放的新話；並且他自己素不喜遊；有祖義帶着他的妻兒出去散心，那是最好不過的；況且他知道祖義同凡的愛情，是極純潔的精神上的愛情；每次出去，又都同了孩子們；實在沒有可虞的地方；故此，他們能够隨意一同出遊。

有一次，他們坐在公園的椅上；重提舊事；祖義講他從前怎樣在樹下做詩；那時有多少希望；後來怎樣失望；講到這裏，眼眶裏不覺滿含着一包眼淚。又一日，正是春氣濃厚的時候；溫和



的空氣含着各種花香，陽光喜孜孜的照着，春風微微的吹着，全世界都從睡夢中醒來，變作了愛情，那樣的美麗和暢，真難以形容。

乃凡一聲不響，靜靜的聽祖義說話；手捧了祖義拿來的幾根樹枝；這幾根樹枝，是祖義寫信給老僕，由家裏大樹上採下寄來的；當老僕接着這封信的時候，很詫異；但是信中說：『聞了家園的樹枝，可以解除鄉思的苦；』伊總給寄來；此時乃凡很很的臭這枝幫伊記憶往事的樹枝；那裏知道久閉未宣的愛情，忽和汽水似的，止不住發洩了。他們坐的本很接近，祖義差不多嗅着乃凡的口脂香了；乃凡頭倒在祖義肩上，祖義便把持不住；不知不覺的，抱住伊，連連的親吻；伊呢？得以同伊心愛的人如此，正滿腹喜感，也就不推拒；伊心目中，只有他一人，早將世界上的一切俗務都擲在腦後了；伊大概已忘却世界上除情愛以外，還有重要的事呢。

孩子們過來，伊也沒有理會；直等他們娘娘的叫，伊纔慢慢醒來。

從這一天起，有會皆成幽會了；乃凡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對；時常想起來暗哭；但是愛情的

勢力太大；意志見了他，一點的能爲也舒展不開。

祖義到黃家，愈來愈勤；大家都拿他當作家裏人；黃大任並且替他，在縣署內謀了一個三等祕書的位置；他那裏知道，暗地裏的事，是如此的呢；他萬也疑不到，認作好朋友的李祖義，竟是誘惑他內人的人。

乃凡和祖義，漸漸便有點難隔難捨；祖義總揀大任不在家的時候來；久而久之，他們的感情，濃厚到極點；便有點收藏不住；於是漸漸發覺出來；總管家姓梁的，最好滑，同伴中都叫做梁大狐；他首先覺察這段風流事；很想藉此敲點好處；他於是每日上緊的偵查他們起來；有一天，祖義因一件小事，說了老梁幾句；老梁回道：『我若高興說了出來，我們二人，不知道是那一個請出呢！』李祖義幾乎要動手打他一頓；但是回頭一想……遂抱定宗旨，情願裝呆子；裝不知道；但經此一番風波，黃家的僕人，差不多全明白這件事了；他面子上很不好看；只好減少他們幽會的次數。

乃凡隱隱覺得，惡運已隨着幸福，一步一步逼近來；但自己又無法抵禦；伊彷彿是一個催眠術魔倒的病人；人家命伊作什麼，伊只有依着去作；伊現看不見祖義，於是又失了生命；一人獨居的時候，常自言自語；如同瘋了的一般；吃飯的時候，伊雖照常進食，但不過是做個樣子；其實一點也沒有吃；幸而伊丈夫時常不在家，還看不出來；但是僕人們，早已在一邊暗笑；尤以梁大狐爲最狠；他無一樣不管到；無一事不知道。

祖義自那一天與梁大狐相爭，回到家裏，心裏很難過；接連寫了好幾封，很沈痛的信給伊；有一次竟揭開從前的刀傷；灑出血來寫信；勸伊趕緊想一個法子，以便以後仍可常見。

乃凡的痛苦，也不比祖義輕；但伊是一個婦人，還能隱忍不宣；祖義每次來信，總是梁大狐遞進去；梁大狐遞信的神氣，實在叫人難堪；乃凡幾次想打他幾個嘴巴，打發他走；但伊不敢；只好當祖義來的時候，借別的事，打發他走開；他們時常約在一個茶館內會面；但總怕被旁人識破；驚心弔膽，雖見了面，也無一毫樂趣；他們想，這種生活，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有什麼法子呢？

有時候，乃凡恨不得死了，到那極樂世界去；但是……

祖義自從第二次到了上海，沒事的時候，常拿本小說消閑；久而久之，便和小說，作了個不可分離的好朋友；他讀的小說，多半是譯品；在歐洲，只有下等人讀的；不知怎樣，到了中國，竟能受社會上很大的歡迎；這些書，很能刺激思想；千篇一律，總是暗殺醜態的事；不是女的跟情夫跑了，就是丈夫棄了妻子，和情人去了；這些醜態小說，在中國，一賣總動千數；因為中國人，大家都拿字數多少，定書的價值；故此，一般貪財的人，就不管好歹，只圖字數多；深一脚，淺一脚，拉長了寫；祖義讀了這類的書，書中說的，就是一個有夫之妻，同了情夫私奔；他看了，還自語道：『這倒確是我們的小影，我就是這書的主人翁。』

有一天，他見乃凡，就說：『乃凡！你知道我不能離開你；我知道你愛我；拋了這家罷！我們一起遠走高飛；到一個沒有認識我們的生地方；我們好好的過我們的後半生；我們二個心魂併成一個；不許第三人來加入；永遠相愛到死。』

乃凡一聽了這話，立刻拒絕；本來棄掉了家庭，離開伊的丈夫，這是什麼話？伊雖不愛他，但他實在是忠正的人；是伊心愛兒子的父親；伊怎能將這奇羞加在他頭上；叫他受這樣大的痛苦；還有孩子們呢？伊愛他們，毫不減於他，伊不覺痛罵在公園逢見李祖義的那個惡日子；祖義還是迫促；但伊決計不從；祖義大怒，立起身走了。

從此，來的次數漸稀；乃凡看不見他，覺得血又變冷了；生趣又慢慢散了；昔日夢夢的日子，又慢慢的回來了；有一天，伊乘丈夫不在家，又約祖義一見；祖義惟恐被人識破，竟改了婦人裝束，偷偷的赴約。

他們二人，兩月不曾相見了；祖義的神色，極沮喪；伊也大不如前；祖義一聲不響；但是他視線中，帶着那種探問的口氣；簡直問乃凡的主意怎樣了；還是數月來時刻提的那句老話：「你願同我一起走嗎？我們另起過活；再沒有人來偷聽我們，偷看我們，你的心，你的魂，全附在我的身上；只屬我一個人；你就是我的主人；我是腳下的奴隸，聽你一切的指揮；來罷！來罷；要不然，我

只有死了；離開你，我就不能生；我愛你太深；我的痛苦也太大。」

伊的心慢慢活動；祖義覺得，自己可以隨便使伊做什麼了；「但是你須允我帶了我的孩子走；這兩個孩子，是我的親骨肉；我雖愛你，但是我的心，一半是屬他們；我也很痛苦；我的心要碎了。」

祖義拿「孩子同走不便」的地方，說給他聽，乃凡還游移不決；祖義將所看的小說，講給伊聽；那書中的女子，如何爲伊情夫犧牲一切；他說：「這是真正的愛情；你還是頑固派中的人還是死抱着舊禮教不放鬆。」乃凡不以爲然；說：「頑固也好；維新也好；母子之情，是不能變的。」祖義說：「我要走了；不久，你就可以得到我的死信。」

伊又游移了一回；終究禮教戰不過愛情，就答應了他。

#### 第四章

他們商量逃法；因爲他主張今日晚上就要動身，伊短短的寫了一封信；給伊丈夫；告訴伊

逃的緣故；「我是世間最惡的人；我的精神已錯亂了；我是無力的人；還請你原諒我，我也知道；我不該再求你原諒；我知道我應受人的吐罵；我痛苦極了；可憐啊！我求你好好照顧孩子；好好的愛他們；我有罪；他們無罪。」

伊拿了些衣服；檢了幾樣首飾；孩子們正睡的很熟；伊到他們屋內；看他們；抱他們；與他們親吻。

伊走進了屋子；看見兩個孩子；不覺一陣心酸；走到男孩胖兒旁邊；看了好半天；說也怪；那小孩彷彿知道了；忽然醒來；「媽！你不要走！半醒半睡的；伸出小手；摩撫他母親的面；嘴裏還唧唧噥噥道：『媽！媽！我和你一起睡罷；你不要走。』說完；仍舊深深睡去；玉兒睡夢中；不時微笑；乃凡哭倒地；下；暈了過去；但是哭聲都咽在裏面；脾臟幾乎揉碎了。

祖義等了好久；不見乃凡出來；便走到屋內找伊；他也覺得十分傷心；很想拋棄他；自私自利的情愛；成全他們的母子之樂；他也想和忠正人一般行事；將這婦人；仍舊還給這些孩子的

父親；不從這些無怨無仇的孩子手中奪去他們的母親；但是小說中那個事；又在腦中旋轉；那書中的男子，是怎樣將母親拉出去的；他既以小說中的主人翁自居，如何不照樣辦理呢？

他一把抱起乃凡；一直拉出大門；他們拿了一件小小的行李；但良心上是背着一副很重的擔子；僕人們全都睡着；誰也沒有看見他們。

大任此時，尚在朋友家鬪牌；他每天，總要到夜間二三點鐘，纔回家；這一天，他回來時，孩子們剛纔睡醒；胖兒口口聲聲叫媽；玉兒吵着要吃東西。

大任不見他內人；很覺得奇怪；僕人想伊必是出門了；但被褥都疊的很好；他們就有點犯疑；

大任回到自己屋內；忽然看見桌上一封信；讀過一遍；臉上現出一種很驚愕的樣子；梁大狐看他主人的神色，立刻明白了八九；暗念道：『這還可要用着我了；我是從頭至尾，全本都知道的。』他慢慢的走到大任旁邊；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這個事我倒很清楚！』



大任經了這樣不幸的事，被了這樣大辱，心中那有不難過的？但是他是一個大有作爲的人；對着下人，一點不肯露出弱點；彷彿什麼事都沒有；對梁大狐道：『你知道什麼？關上門，出去罷！』

門關上了；大任倒在一張椅上；他本是一個有智謀的政客；他知道，一個人，氣頭上是萬不可有什麼舉動的；他細細的打算好了應抱的態度；然後開了門；將下人全叫進來；向他們說道：『太太有要緊事；出門去了；你們大家，總要好好的照看少爺小姐。』

梁大狐慢慢的挨了過來；還想說兩句；但是大任將他止住說：『你全弄錯了；太太有事出去；你只管好好做你應做的事；你若談論我的家事，我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請你捲鋪蓋。』

梁大狐不再聲響；垂頭喪氣走了。

在家裏面，大任固然能使權力；不准人談論；但是外邊……？

第二天，各報全登了；本來這是一件極時髦的事；編輯先生們，得了這件新聞，都高興的了。

不得；因為衆人心理喜聽揚惡隱善的新聞；這件新聞可以登載好幾頁；可以多銷好幾張；最妙是乃凡祖義大任的相片也一齊登出；許多婦人都自恨不是乃凡；不能這樣漂亮；不能出這種風頭。

大任急欲消滅這種論調；寫信給幾種有名報館；竭力反對他們這種攻摘私德的舉動；他說：『我個人的私事，報館有何權力宣佈給大衆；並且事實上很多錯誤；』但結果，報館毫不睬他；他們說：『他們有言論自由權。』

大任只好閉戶不出；因為外面無一人不譏笑他；他在局署的時候，他們屬下，雖不敢當面譏笑，但大任自己也知道，一轉臉，屬下的諷刺，並不比外邊少；所以辦公時間一過，他便回家，關門獨居，自己悲痛。

起初，小孩們常要他們的母親；底下人說伊已遠行去了；久而久之，小孩子們也就慢慢的忘記了；一心只願玩耍了；大任在家時，常引着他們玩耍，從前他在家的時候，實在很少，簡直不

十分認識那兩個孩子；如今常常和他們在一塊；慢慢覺得，夫婦間，家庭間，本來另有一種樂趣；但可惜已遲了，機會已失，不能復有；他自己立了一個誓：此後要好好的愛那兩個孩子，以贖從前的過失。

有一天，他正在家獨坐；回思舊事和現在的景况；僕人忽報進來說：有一位葛天民先生求見。

他不覺一怔；因為葛先生的歷史，他雖知道，但從未見過一面；他是一個社會上很有名的人；報界內一個大手筆；人人皆知的一個大演說家；舊學界一個重要分子；生平最恨新出的東西；尤恨的是婦人；倒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他所主張的幾個信條，他便一步也不敢走出外面；他說的話，雖一毫無用，但回響各處都已達到。

他平常居處，真是絲毫不苟；一般青年婦人，見了他就躲開；都叫他獨一無二的怪物。葛老先生，雖不十分合時，但也有不可掩的善德；就是他自已，不肯附合人說話；從不知道害

怕；自始至終，永遠抱守同樣的信條；他說的話，誰也不聽；連他自己的妻子，也當作耳邊風；這也難怪，因為他從不肯將他的學說，講給他的妻子聽；他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按照他的意見，一個女子，只須柔順；好好的撫養兒女，便是好女人；他的大夫人，既不合他的意旨；他放出眼光，要選一個合意的妾；一年一個；到如今已十個了；他還沒有尋着他的意中人。如今他的大夫人，也死了；對於這一層，旁人言語，很不一樣；有說是自尋短見的；因為葛老先生，有一天，看見他的夫人，和一個男子說話；對着許多下人，竟大聲的訓斥伊一頓；伊從此便終日自悲自感；竟至尋了短見；伊原是一個貞靜賢慧的婦人；留下了二個男孩；他們時刻到墳上去；哭他們可憐的亡母；他們很不贊成葛老先生嚴厲的審判；他們的理想，純然與父親相反；不過他們是馴順的兒子，當面不肯發反對的論調；其實都抱了打破一切束縛的主義；暫時隱耐不發就是了。

葛老先生的家庭，是一個逼真的地獄；葛老先生動不動，大聲呼叱；婦人們稍錯一點，便遭重懲；外面都叫他的住宅是監獄；因為裏面的婦人，終年不准出大門一步；每一個婦人，有一個看

守的人；自從前清一倒，宮庭裏面，用不了許多太監；都自己散出來；葛老先生乘便僱了幾個；老先生終日操心家務；公事亦沒有功夫辦理；衙中的各項公事，他僅簽個字就完了；他在家，事務完了，便做文章罵新學；罵婦人。

他本是一個律師；但出庭辯護的時候很少；因為他須檢合意的案件，方肯承辦；偶然遇見了一件攻擊新學或婦人的案子，他便用盡全力，履行他律師的職務。

他有幾個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總以為在他家裏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他的；因為他是家內惟一的主人，但他亦有點疑心；老先生，有一日，無心中看出，有幾個孩子，很像一個太監；他本想將姨太太逐出一大半；但是後來一想，還是不聲張的好；以保名譽；他僅將太監逐了出去；派人押送遠處；恐嚇他；不許他宣揚；否則要設法害他生命。

老先生自從在報紙上看見了大任這件事，很是喜歡；自言自語道：『好機會來了；我可以借了這件事，出出我這口冤枉氣；也可以顯顯我這個律師，不是但享虛名不幹實事的；我倘然

不辦這件事，我簡直對不起我自己。」

他今天去見大任，便是爲了這件事；見了面，照例寒暄已畢；他開口便說：『我可以准保勝訴；你大概不知道我；但我知道你這回事很詳細；我在報紙上，看了一個够；外面無人不談論；此次我來見你，專爲助足下一臂之力；我必盡我的所學，盡我的能力，替你爭過這口氣來；誘你尊夫人的那個人，應該腰斬二段；那婦人，也該在衆目之下，身受絞刑；那時將全城的婦人集攏來，叫伊們看看作惡的榜樣；我們做男子的，應當連合起來，和這些時新女子戰一戰；這些時新女子，真是家庭的惡魔；伊們和我們一樣了；伊們也出來參政，當議員；再狠些還想做總統；真所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我們第一步，應當着手禁止婦人們遊公園，戲園，以及各種娛樂場；都應當禁止他們插足；女子的解放，便是國家之衰敗；家庭一破壞，婦德不可問了。』

當葛先生滔滔講個不休，大任但靜靜的聽着；等到葛老先生彷彿說完了，他慢慢的立了起來；緩緩的答應道：『我很欽佩先生的口才；先生真是博學多能；但實在對不起的很；我的意

見，竟和你的，迥然不同；第一層，這是家庭間的瑣事；應當在家庭中自了；不宜憑諸公斷；所以不贊成起訴；你的盛情，實在可感；然而我的意見相差太遠；你若不嫌瑣屑，我將我的意見，一一的告訴你；起訴的目的是什麼？無非是用強力，將內人叫回來；用刑法懲治那男子；我以為很不必這樣辦理；因為作不義的事，他們自然會受罰的；我倒很感激這李祖義；他肯將我這個無用的內人帶去；伊本來不愛我；對於婦德，對於母訓，樣樣都有虧；伊惟一的希望，就是滿足伊自私自利的慾望；我原不能同伊一起度日；現在這樣一來，我反感激李君，還感激不過來呢。」

葛天民氣的臉盡發紫；「如此說，你就這樣了；你竟甘情願意，任這些奸夫淫婦，逍遙法外，我國的末日不遠了；以後更不用問道德了。」大任不慌不忙說：「不是如此；真正的道德那能產出；我自己也是個罪人；我從前為什麼不先問伊一問，到底願意不願意嫁我？為什麼不先徵求伊的意見？人家將伊給了我，我就老老實實以為應當受的；我那時不審慎，種了惡因，所以現在身受惡果；還有一層，我須自己問一問，我從前是否能夠一心一意的愛伊？不瞞你說，我那時

亦另愛着一個婦人，放着自己的夫人不顧，我也就是靠着我們男子私訂的偏護男子的法律；哦！我現在急急打算，補救我昔日的過惡，所以我立定旨意，此後生一日，便竭力善養我這兩兒，做一切救濟社會的事業；我妻固然行爲不正，伊竟棄了我，棄了孩子；他們將來，必有自己責罰自己的一日；那是我准知道的。』

葛老先生渾身戰慄，立了起來，說道：『我如今知道了；原來你也是這個，打算破壞數千年禮教的新人；情願獎勵奸夫淫婦；那是時代的罪惡；任一個淫婦逍遙法外；你真令人可憐；但是無論如何，你可想着好好的教養你的子女；你總要教導他們，做一個賢德的人；你應當嚴嚴的管束令嫺；除了伊的父親丈夫以外，總不可使伊再見着一個男子；對於令郎，你應將痛恨婦人，視婦人如奴隸，永遠不可信托伊們的心，充量輸入他的腦內；你自己，已是過來人；想你也知道，婦人是可信不可信？伊們總打算欺騙我們；伊們總是楊花水性；非關起來不可的。』他說的時，候，竟是渾身抖索；因爲他說的時候，心裏想起他的太監的事了。



大任說『請你恕我；對於這一點，我的意見，還是與你的不同；我對於小女，固然應當教他學好；學道德；但我必任伊十分自由；一樣東西，若終日藏在暗處，不見外物，不經一切危險；不受磨鍊，不能算是真好；真好的，是經過各種的惡境；各種的誘惑，照舊能夠屹然不動；小兒當學怎樣的發表意見；怎樣做一個誠實的人；怎樣分別善惡。對於小兒，我當使他知道，對他妻子應盡的責任；視妻子如自己，在同一地位；並設法求得伊的真性情；以免隔膜，纔可以立一個，用真愛情作基礎的好家庭；須知道夫婦兩性，結合愛情以外，還須有一種互敬的精神；互盡的道義呢。』

## 下 篇

### 第五章

祖義攜了乃凡，決不顧前瞻後，直望前進；伊模模糊糊的，彷彿在夢中；由他拉了走；一會兒，到了十字路口；伊如夢初醒；想抽出臂來，掉頭回去；可笑自己太無毅力，仍舊昏昏沈沈隨了去。

他們跳上了一部電車；一直乘到車站；第一次車，早五點鐘方開；他們檢了一張凳子，坐了等候；一聲也不響；靜靜等候他們命運的作弄；一會兒，五點鐘打了；他們急去購票；賣票人問他要往那裏去？他想了半天，纔說了個南翔；他們那時，惟恐被人捉住；因為他們總以為，大任已派巡警追下來了；若被他們追了回去，不惟要受罰，並且臉面何在；所以祖義出來的時候，暗暗將手槍帶在身邊；這也是影戲的感化；他還寫了一張遺囑，帶在身邊；在這遺囑裏面，詳述他們二人的情愛；將一切的罪惡，都卸在自己身上。

到了南翔，沒有人留心他們；因怕被人認出來，他們也不敢和人說話；祖義又改姓余；叫同福；伊自然是余夫人了。

他們的形狀，很像一對初行竊的賊；起初，他們卿卿我我，很能相愛；久而久之，各自澈底的想了一想。

祖義呢？帶的錢本來有限；應當趕緊想別法子；但一時那有這麼容易；他們從夢迷的生活

中慢慢的到了真實的生活，祖義自想道：『父母現在怎樣了？他們得了這個消息，是怎樣的情形？父親說什麼？父親嚴厲的評判，我是知道的；他一定不能饒我；母親呢？一聽我做了這件事，以後我也沒面去見伊了。』

乃凡也漸漸想起伊的小孩，和母子們相處的樂境。

祖義是個男子，究竟性硬；尙能忍受；伊乃從早到晚，竟是眼淚不乾了。

愛情已滿足，他們就看到這個淒慘的真境；祖義忽然奮發起來；自說道：『罪魁是我一人；我一個人應當負責。』又安慰乃凡說：『現在他們既不追究，我們可回上海了；那樣大的城市，諒不致有人留心我們；我在那裏尋一個事，我們賃一所小房；快快樂樂的過日子；我準定日夜去做；決不自惜；你呢？你是我心上的皇后；應當永遠快樂的；我看你笑，我就可以安心。』

他們真回到上海這個墮落的城；在城外尋了一所小房；小雖小，可是很和暢；造化也真怪；這所房子的庭中，也有一棵老樹，面向着街；這棵老樹，足使他們回想先日的的生活；這所小屋，彌

滿的愛情；但是沒有一毫春日的陽氣。

他們二人冒籍湖南；他們說的一口好湖南話；故此，旁人都信他們是湖南人；過了好幾個月，祖義在一家大工廠裏面，尋着一個司賬的位置；月薪一百元，雖不算多，但也够度日了。

他們以爲住在這荒僻的鄉村，便可以 and 從前所處的社會，脫離一切干係了；本來呢，村裏面住的，都是一般做工的；沒有政客；沒有文人；自然沒有人能識破他們的行蹤；那裏想到，有一天，忽然在一條小路上，遇見了一個同事；這同事跑去將情由告訴了廠主；全廠的同事，一知道這件事，便冷嘲熱罵；鬧個不休；廠主示意祖義，勸他及早另就他途。

第二天，夫婦兩個，便似竊賊一般，偷偷的搬到一個小村子裏；這一回，離城更遠了；位置更不容易尋了；隔了幾個月，方找着一個二十五元的小事；那時候，乃凡心中，總想着那些棄在家裏的孩子；當初的時候，小女兒怎樣要吃奶；小男孩怎樣跳笑玩耍；現下也許跳翻地下跌破了頭呢；乃凡彷彿看見小孩頭上流血；彷彿看見他在那裏叫喊；不覺心腸寸裂。

伊的丈夫，還可以忘而不想；伊的孩子，真是一世不能忘的；日子越久，兩個小孩的影子越明；良心的責備越重。

李祖義呢，在他這方面，亦有懊悔的緣由。他原是獨子；素來是父母的活寶，現在弄到這個樣子……他恨不得立刻知道家裏的情形；又加着良心的責備，一日甚一日；到後來，耐無可耐；寫了一封信；給他的老僕張順，求他將家中情形，詳細寫一封信；信面上須寫余同福；他也不提什麼緣故；他想張順是一定知道的。

過了幾天，郵差持了一封信；尋了許久，問到余同福家；因為余同福是新搬來的，故此大家都不知道；他抖抖索索將信拆開；那封信足有四頁；詞句都是很淺近的；這位老僕半明白半糊塗說的事，比他意料中還要愁慘；祖義的苦痛，就可不必說了。

「我親愛的小主人鑒；我看你長大；我教你學走路；你吃着我內人的奶；我和我的關係，實在不懂主僕；所以往常老主人責你，我非常不快活；誰想到你，和這個萬惡的婦人，做

出這種事來；我知道你是好的；罪惡都在那婦人身上；你那樣正直誠實的人，是做不出這樣專來的；這是我常和老主人，老夫人所說的話，我不知勸了他們多少次；我說罪不在你；那婦人是真正的罪人，你這件事，老主人始終不知道；因為他整天的看書，不看報紙；我和燒飯的老吳媽先看見了，不敢信；拿了去給老爺看；那是我們糊塗的地方；我們真該萬死；老爺初看了這件不幸的新聞，以為是錯登了；命我們又去找旁的報紙；後來各報說的都是一樣；他纔信是真的；他立刻打了一個電報給你；並沒有回電；我們打電報給你，也沒有回電；又寫了一封信給你，仍然沒有回音；這不幸的事，於是證實了。老爺立刻跑到警廳，託他們尋訪；尋着你就用強力押回；警廳說，「他們沒有這種權力；現在是民國，國民有行動自由權；那般行爲，固是不正；但他們不能干涉；不能用強力押你回家；」現在只有一個，就是那婦人的本夫；主人隨後又跑到鄰舍的家內；結果仍是不行；他們家內的人，亦到處打聽這事；兩家的老人，都氣糊塗了；也忘了他們的地位；他們的名分，一個說是你的孩子不

好；那個說是你的女兒不好；幾乎相打起來；但到了後來；彼此竟結成了患難朋友；我不十分知道鄰家的情形；但是外面看看，實是很愁慘很愁慘的；楊先生和他的姨太太；整天的拌嘴；姨太太怪楊先生，不該使女兒進學堂；楊先生怪姨太太不知道好好的教訓伊；楊先生的姨太太，原來個是從鑿子裏出來的；有什麼好榜樣給伊看；在咱們家裏，雖不亂嚷出來，悽慘可是格外深；老主人整日不開口；坐在他椅子上想心事；也不出門；也不見人；總怕人譏笑他；一天瘦似一天；他的樣子，直是病了；太太總是哭；紅着臉起來帶着淚睡。」

這封傷心書，祖義接連讀了許多次；他不敢拿給乃凡看；因為一則毫無用處，二則多傷伊的心；現在每日都是愁境了；每晚，公事辦完，他和乃凡一起坐着的時候，他們不似從前有談有說；都閉口無言；他總是暗想老家庭；彷彿看見父親的狼狽病態；他記起了父親從前多少的慈惠；想起從前自己病的時候，父親怎樣幾夜不合眼；怎樣講故事替他解悶；現在因為他，竟致鬱悶成病；他平日是好熱鬧的人，現在竟閉門不出，像是囚犯；他的母親，從前也是快樂好動的一

個人；永遠是笑迷迷的；現在因為他，竟終日以淚洗面；這些事都是因為一個人，因為他這個不孝子……

又過了，好幾個星期；祖義腦中，已沒有昔日那鄰舍妙齡女子的笑容；他時刻縈懷的，是他的故鄉；是他垂暮的父親；是那人人竊笑的父親。

有一天，他忽接了一個電報；電文是『主病危；日夜思汝；但不能見汝』；他一看電報，心如刀刺；打定主意，立刻動身回家，去看他親愛的父親；什麼也不管了；他自問良心上的過惡太重了。他一到了故鄉，聽見人人都在那裏談笑；他換了一套僕人的衣服；帶了一個假鬍子；果然從車站下車，一直到家；竟沒有一個人認識他；他不敢一直打進門去；他彷彿是一個，將家庭的幸福和平安，偷走了的賊；老人家因為從小看他長大，認出他來，不覺哭了；說道：『唉！唉！你怎麼做這種事！我不是天，我不是你的父親，沒有責你的權力；但是你的罪實在太重；老主人現在已是死多活少；這都是因為你；可憐的太太，設使老爺一死，怕也不能再活。』



這些話，祖義早已想得爛熟；不願再聽；一把將僕人推開，便闖了進去；直跑到父親的房裏；這一幅慘景，無論那一個有才的畫家，怕也畫不出來。

「爸爸！你的不孝子來死在你的面前了；你不要死！我這個不孝子，萬死不能贖我的罪。」但是太遲了；老人已神智糊塗，認人不清；他的母親，一看他來了，恐怕鬧出事來；因為那一帶的鄰居，對他已是動了公憤；母親一把抓着他的臂，說道：「你走罷！你從那兒來的，還向那兒去；讓你爸爸安安閑閑的死罷！別攪了他。」說完，就叫下人將他趕出。

他走出了門，恍恍惚惚，隨便望前走；他想到父親死了；送終的義務都不能盡；自怨自恨，萬念都灰；恨不得立刻就死；他和瘋子似的，走到車站，也不上車；反走到車下軌道上去躺着；專等火車來了，將他壓死；腦筋亂了，昏睡過去；過了很大的時候，纔回醒過來；他忽然想到，乃凡若沒有他，怎樣度日；伊現在各種的苦，都是他害的；伊爲了他，將什麼人都拋了；他現在怎麼倒撒手不管了；並且還有伊度日的問題？他應當擔任他們的生活；應當保護他們；想到這裏，他便跑上

車，平安回家；僅僅二十四點鐘以內，他的容貌，像是變的衰老了；他內人幾乎不認得他；乃凡一望，心裏早已了然；也不再問；免得他又傷心。

他連凍帶傷心，當晚就覺得心疼；第二天就起不來了；渾身疼痛；喉間奇緊；挨到十點多鐘，便吐起狂血來；乃凡趕緊請了一個醫生；一連調治了一星期；血纔止住；但已種下病根；一年之內，他竟是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弱；但他從不說有病；每天仍舊按照時刻到行裏辦事；仍舊是和和氣氣。

洋行裏的經理，是一個西洋人，很忠厚；就是言語粗暴一點；只要行員守本分，辦事按時來按時去，他就不問什麼了；他看祖義這樣狼狽，很有所感；問他什麼緣故；並勸他告假一二星期，養息養息；祖義到底也不肯說緣故；也不肯告假。

一年過一年；一天比一天黃瘦；血也時吐時止；他簡直成了一個骨頭架子了；自始至終，他總盡他的職務；自早至晚，總在行裏做事；不出一句怨言；甘心爲妻兒作工，以贖前愆。

有一天，回家比每天稍晚一點；面色比往日格外灰白；精神也格外委頓？他頗想請醫生來看一看；他自覺得病更加重；但篋中已沒有一個餘錢；所有幾張鈔票，是要支持一個星期的用度的；月薪一時還不能領；他於是一聲不響，睡了；夜裏咳的比往日厲害；一直到天明的時候，稍稍止住；乃凡也倦極了，朦朧睡去；一覺醒來，見他挺直的躺在那裏；面色和醋一般；一摸時，渾身俱已冰冷；乃凡兀地喊了一聲，就暈過去了。

他們的小姑娘也醒了；連哭帶喊，沒有人理；伊便自己爬下牀來；跑到隔壁一家，即是常來往的拉車夫家裏；那時，他們家裏，只剩老母看家；兒子出去拉買賣；媳婦到廠裏做工去了；那個老母，將要生火煮水，小孩忽跑進來；伊只有三歲，還不能說話；一邊哭着，一邊走過去；拉老母兩手，一直引到自己家裏；老母看了這種慘狀，急將對門一個劈柴的叫來；一同將乃凡扶起；將祖義屍身用被蓋了；乃凡慢慢的醒了，躺在旁邊一張木椅上，哭個不住；臉色比黃醋還黃。

乃凡的身體，原也是弱不禁風；經此一變，非強打起十二分精神，一事也不能辦了；第一件

是祖義的後事，乃凡囊空如洗，一錢不名；幸虧各鄰舍，大家合力幫助；拉車的拿出一元；對面劈柴的也拿出一元；此外也有出兩角的；也有出十枚銅元的；還有本街一家富戶，由拉車的老娘，去募化了五元；一共湊了十餘元；買了一口薄皮棺材；草草成殮；第二天，用四個人，就抬出去了；送殮的人，只有拉車的老娘和賣劈柴的；那個拉車的，原想送一送他的死友；無如他拿出了一元錢，在他已是不啻傾家，若再不去拉生意，便不能支持了；那賣劈柴的呢，向例在家劈柴，不出門作生意，故此能送殮。

## 第六章

自從祖義死後，乃凡的第二步，就是伊和女兒的衣食；以後須伊自己設法了；起初，各鄰舍都很接濟伊；但過了幾天，窮鄰舍亦有點力與心違；伊東拉西借的，度了幾時；將贖下的幾件心愛物品，也都賣出；但不久也就借貸無門，典賣皆空了；打算求救，求誰呢？伊的父親，那時已死；各姨太太，走的走，散的散；不走散的亦已在窘鄉；鄰居勸伊，到西洋人家裏去當老媽子；洋人家裏

的工錢是大的；伊又好潔淨；最合適不過；拉車的陳老娘，應許替他照料孩子；伊仔細一想，也只有這條生路；伊低頭怕羞，急忙跑到薦人行內報名；指明要西洋人家；過了兩天，伊果然到一個德國富商家裏做僕人；這個德國商人非常粗暴一點小事，就彷彿要打；伊很看不起他；因為伊從前景况好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虐待下人；德商的婦人却很和氣；待伊很優；永遠是和聲平氣的告訴伊應做的事；伊看這個女僕，不像窮人家女子；其中必有情節；常想探探乃凡的口氣；但乃凡總是不多說話，不露一點真情。

乃凡慢慢的，也能說幾句英語；主僕的感情也日漸融洽；外國人家的工錢，的確比中國人家給的多；但是所要求的，也比本國人繁雜；乃凡每星期有一天休假；可以回家看伊的平兒；平兒一天比一天黃瘦；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了；乃凡看了，心裏十分懊悔；這小孩是伊在世上惟一的活寶；伊所以苟延於世，也就是為這個愛女；如今交把別人；由人家糟蹋，那能不悔呢。

一瞥眼，幾個月過去了；有一天，陳老娘打發人到德商家裏，叫乃凡說平兒病的很重；伊立

刻辭掉位置；飛奔回家；在路上，伊不住的發誓，說此後再也不離開伊的女兒了；伊到家，平兒正說謔語；伊說：『還是爸爸好；每天總回來看我；娘不管我了；讓我跟着他們；晚上都不來看我。』平兒忽看見乃凡，便說道：『娘啊！你尋爸爸去；他怎麼還不回來。』

乃凡立刻去請了一個醫生來診治；自己日夜不閉眼的看守着伊；過了幾天，所有的積蓄，已全行告罄；平兒仍是謔語不絕；不住的說：『娘！你不要看着，任我死罷。』乃凡便如瘋子一般，闖出門去；一直跑到法大馬路，糊裏糊塗，走進了一家珠寶店，要鐲子；夥計拿了許多出來，給伊看；伊乘夥計不留神，偷了一個；推說全不合適；過天再來買；就出來了；伊打算到別的金店，將鐲子換錢，請醫生買藥；但是珠寶店的人，早已覺察，追了出來；口裏不住的叫捉賊；立在四叉路的巡警，立刻一把將乃凡抓住；橫拖直拉的，將伊抓了過來；一邊罵着；一邊拳打腳踢；一直將伊帶到珠寶店裏；將鐲子搜出；巡警還要帶到警察局去；那時，行人早已攏了過來；圍得風雨不透；人衆中，有一個穿的很華麗的婦人；看了乃凡半天；向主人說了許多好話；並答應補貼點錢；店主人

看伊是個闊人，便希圖下次的買賣；答應不追究；警士遂答應不帶去；行人亦漸漸的散去；那婦人掏出一張十元的鈔票，偷偷塞在乃凡手內；並囑咐伊，明天到四馬路張宅去看伊。

原來這張太太是乃凡的一個舊同學；伊常聽說乃凡的境况不好；但沒想伊會到這個地步。

乃凡拿了十元鈔票，真是感激到十分；急急買了些應用的東西；趕回家中；方纔挨的拳脚，還是隱隱作痛。

第二天，平兒的病，忽然大減；乃凡的快活，自不必言。

第二件最要緊的事：就是去看舊同學劉蘭；就是這位張太太；昨天若沒有伊，不知道要怎樣了；乃凡心中，不但感謝，並有一種希望；伊拿出一套尚未賣去的衣服，換在身上；從小鏡子裏，照了一照；不覺淚如雨下。

伊怎樣和劉蘭差得如此之遠；同是一個學堂的學生，自己差不多變成老婦了；那同學正

是丰采奕奕，生趣日增；回想從前，伊的學問亦差的多，年歲亦大，誰知道竟至於此……

張太太昨天會同伊說，趁伊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去看伊；那一定因為張先生知道伊的事，不願劉蘭和伊見面。

伊到了張公館，張太太請伊到小客廳坐下；張太太穿的，是最時髦的衣服；神氣益發顯得光彩；乃凡本想將自己苦況，痛痛快快的述說一番；消消心中積鬱；那知這位舊同學，專喜歡談伊自己；旁人若一談自己，伊便怫然不樂；竭力設法攔阻；那一天，不容乃凡談一句話；伊滔滔不絕，誇耀伊的富足；乃凡一看伊的裝束，不用伊說，早就知道了；耳上帶了兩顆黃豆大的鑽石，頸上一掛珠串，都是用極精圓的真珠串成；指上既有寶石指環，又有鑽石指環；又有翡翠指環，差不多帶不下了；髮上插的，也是精圓真珠釀成的珠花；大概張太太，儘其所有一齊帶上了。婦人的脾氣，通常是喜歡旁人羨伊；旁人嫉妬伊；劉蘭這種脾氣，比他人更甚；舊同學窮到這個樣子，伊還要在伊面前誇耀，伊告訴乃凡，一天要換幾件衣服；一天要用多少錢，每天有幾樣一定



不可少的排場；乃凡不由得用話點破伊；說伊的丈夫，職位並不十分高顯；那裏來的這許多錢供給伊；劉蘭哈哈笑了起來；說：『這樣看來，你真不明白現在社會的情形；目前在上等社會裏做人，何必用你自己丈夫，替你置東西呢。』說到這裏，便低下聲來說：『有許多想吃天鵝肉的人，自然來幫助你，替你設法啊！如要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適意，總須知道利用這種人。』

乃凡雖是由上等社會逃出來的人，但是從沒有聽見這種談吐；不覺滿臉飛紅；伊現在受各種的困苦；經萬人的侮辱；不過是心愛一個人；走差了一步路；比這劉蘭一世只有造謊，却又高明多了。

劉蘭說：『你知道我們怎樣度日嗎？每日十二點起來；午後二點到街上走一轉；看見差不多的人，便同他打招呼；牽拉了作朋友；晚上也便請他吃飯打牌；婦人總是諷的；從此你只須伸手等着，就是了；各樣的貴重禮物，不斷的有人送來；我們女子方面的惟一貢獻，就是裝束好，好的，不要十分拒絕他們。』

乃凡已大明白了；遂插嘴說道：『但是你的丈夫怎麼……』

劉蘭說：『我丈夫好像不知道；但我想他，不至於那樣糊塗；他大概是假裝不知；因為他從沒有給我買過珠寶；我的珠寶可成堆；他每月掙的，不够他輸；家裏的用途，可一毫不見拮据；他不管我幹什麼；我也沒有工夫打聽他的事；我講一樁笑話給你聽；『有一天，我同幾個男朋友，在一品香西菜館晚餐；他亦同了一個婦人在那裏請客；我們頭對頭的，打了一個照面；你猜怎樣？他不慌不忙的，將他的朋友介紹給我。』

乃凡聽了，驚訝到萬分；劉蘭一看，便明白伊是純粹門外漢；遂接說：『這是現在最通行的生活；聽說西洋的風俗，都是這樣的；我看你現在境况如此不佳；倒很可以照方服一帖看；你年歲也不大……』乃凡不容伊說完，便推說尚有別事，立刻告辭出來了。

走到外面，痛痛快快的吸了一陣新鮮空氣；方纔這位老同學的論調，真是聞所未聞；伊用手揩了揩眼；彷彿做了一夢；自問道：『這種半妓的生涯，如今竟美其名曰通行的新生活嗎？』

乃凡一向沒有在個中生活；所以不知道裏面的惡空氣；伊情願多作二倍工；多費二倍心；膽養母女兩人；盡伊爲母的責任；至於這種事，是萬不能做的；吃苦受氣，伊倒樂爲；伊原有一筆冤孽債，須拿煩惱辛苦來償還的；伊常想到愛夫的病死，愛夫父親的悶死，愛夫母親的苟延殘喘，都是一人造成的；所以寧可受盡氣，喫盡苦；以贖這些大罪惡；不貪那卑污的榮華富貴。

伊懶洋洋的，一步一步挨到家內；平兒看見了娘，便高興了什麼似的，又笑又說，彷彿已一點病多沒有了；伊娘又給伊，買了幾樣餅乾水果，伊好幾個月沒有喫過了。

乃凡一喜一憂；喜的是平兒脫險；從此可以母女相依；憂的是箱內積錢無多，暫時雖可以敷衍幾日，過了這幾日又怎樣呢？

伊接連出去跑了幾天；也尋不出一個事；因爲伊再不肯離開孩子；必須能拿到家裏來做的事，方合適；故此難尋；有一天，手中只贖了三角大洋；事體還是沒有；伊買了一張報紙；看看或有什麼機會；果然夾縫裏面，登有一條短小廣告；是招收紮花女工的；可以拿回家裏；第二天一

早，不過六點鐘；可憐的乃凡，已在花店門口待候；天還是下着小雨；伊一直等了二個鐘頭；門纔開了；乃凡急忙闖了進去；彷彿怕有人和伊爭競；那一天，乃凡拿到了一大捆的花；雖說是利薄工費的苦事，但是可以不離開平兒了；所以伊很滿意。

每天省喫省穿，日夜趕做；不久，伊竟能存餘下幾個錢；竟能替平兒做身衣服；打發伊上學。平兒很肯用功；在校裏，沒有一個教員不誇贊伊；相貌又出落得鮮花一般；真不愧是真愛情結合所得的果子；乃凡看了，不必說心裏十分快活；於是想將自己的經驗，都灌入平兒的腦內；平兒每日回家，伊必打聽所交的朋友；所親近的同學；伊愛的是那幾個；憎惡的是那幾個；事無大小，一樣不漏；俱要問到；以便隨時指導；免得將來同自己一樣，陷入萬丈深坑；乃凡自己常說：『若使我有一個好母親，隨時指導我，我或者不致弄到今日這樣。』

這可憐的乃凡，整日整夜的做花；惟一目的，就是平兒將來安享幸福，不同自己一樣；伊在開柴舖的人家，租了一間小房；剛剛放得下一張床，一張桌；角兒裏勉強擠下一個小爐；也燒飯，

也取贖；還有一個衣箱，收藏衣裳；除此更沒有別的家庭，自從平兒進了學校，伊更加倍的辛苦；又要預備將來升入高等學校時候的學費，又想替平兒做幾身好衣服。

## 第七章

乃凡領花的那個花店，設在英國租界；伊由報上知道，黃大任亦住在英國租界，即在靜安寺路一所大洋房內；有一天，伊從店裏出來；一部汽車，飛也似的走過；裏面坐着的，就是伊的兩個孩子；前面揚揚司機的就是他們的父親；伊心裏起了很大的感動；看樣子，他們三人，彷彿很快活；玉兒在那兒，彷彿正講一件事給他弟弟聽；三個人都笑着，這兩個孩子，現在都出落的很好看；十年不見他們，居然已長成了；伊看了他們，心中本來是很快活的，但是忽又害怕。

雖說他們已長成，伊一見就認得出來；在這個母親的心裏，他們的影子，是永遠存在的；一點也不能有變動的；十年不見，從前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尙是小孩；但是這個母親的心中，彷彿隨時看他們長成，沒有一天忘記他們；伊是真正的一個好母親；每次想起當時「娘啊你不

要走』一語，伊的心彷彿滴血一樣；那天回到家裏，不似往常高興，亦不與平兒說笑；等晚上平兒睡着，伊便哭哭啼啼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平兒醒了說：『媽！你的眼都紅了！你爲什麼哭？』

乃凡說：『我沒有哭，大概是熬夜的緣故。』

平兒說：『等我大了，有了學問，我就可以賺錢；那時你再好好的調養你的眼。』

乃凡每日看一份帶點政黨臭味的報紙，伊向來不管政治的，但伊爲什麼要看這份報紙呢？這是一個秘密；伊每天在報紙上，總看見黃大任的姓名；看他一步一步望上陞；伊現在是毫無希望了；大任的好歹，都與伊不相干；但是伊兩個愛兒的將來命運，與他名位的消長，實有密切的關係；伊看了大任的姓名，一天比一天重要；心中着實的喜歡；有一天，在報紙上看見大任的一篇演說；題目是『兒童教育爲立國之本』；他說今日之兒童，就是他日的國民；要打算強國，必須先教出極健全的兒童；最要緊的是教成良好的女子，以便異日成爲良母；這般良母，可以

教出一輩道德高尚學問精博的國民；又一次，伊在報紙上看見一段記載，是女子師範學校演劇，補助無告的貧婦；重要的角色是黃英冠女士；即是黃大任的小姐；乃凡立刻想起道：「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可以飽看我那兩個孩子。」

乃凡帶平兒往戲園；這是第一次；平兒高興的了不得；那一天內，伊只留心補刷自己的衣服；並替伊母親補刷補刷；因伊母親還須紮花，若自己補刷衣服，便要少紮好幾朵花；少賺好幾錢；伊到戲園裏耗費的光陰，亦應在夜裏多做工，方能補轉來；但是這個犧牲，是沒有痛苦的犧牲；他們的運氣很好；因為若再遲了一點，戲票就賣完了；那時候，離演戲的日子，其實還有三天；賣票人和伊說：「這個善舉，是黃大任先生發起的；他的小姐和他的公子，還上台去演劇呢；黃大任先生，可算是全城愛敬的一個人；若再有三倍多的票，也賣完了；你這兩張，是早已賣去了的；是我們旁邊綢緞店掌櫃買的；但他忽到天津去，所以又退了回來。」

乃凡聽了，看了一看自己的票子，仔仔細細的放入袋內；路上伊屢次摸索袋子，看丟了沒

有。

到了那演戲日子，乃凡的座位，雖排在一直後邊，但還可以看得清楚，伊的心，怦怦的跳個不住；等了很久，如坐針氈，好容易纔開幕；黃大任二個孩子，男的扮審判官，女的扮律師；餘外還有二十幾個角兒，但都是配角；審判官裝的十分相像，滿面莊容，一點笑容不露；律師十分鎮靜；侃侃而談，惟妙惟肖。

末了有一齣『萬國聚會』各角色扮做各國代表；體格大的代表大國；小的代表小國；體格弱的代表弱國；大任的女公子，在羣衆中，體格最大，所以代表中國；伊先穿了一件西洋小孩的衣服，走出來；別國代表都笑了起來；伊四周看了一眼；低頭想了一想；忽跑回去換了一身純粹的中國裝束；但已經過革新的，體態雍容，廣狹適宜；各國都十分欽佩，都垂頭表示一種敬意；推舉伊爲世界的皇后；大家攜手做成一大圈；一齊跳舞；伊一手攜了一個小姑娘，代表最小國；行路蹣跚；彷彿還不會走呢；伊先唱那個歌，叫作『忘却一切，原恕一切』聲音清脆，韻外有韻；即是



一種極誠懇的音韻；合圍的掌聲，拍的雷響；大家都似發狂；有幾個人，走上前去，拿大把的鮮花，貢獻在伊的面前；隨後各女子，彼此互相攜手，同唱忘却一切原怨一切的曲兒；平兒不禁喊說：「哦！黃小姐真好看！伊的歌聲，多少清脆；媽！我很想有那麼一個姊姊；你看媽啊！第一個包廂內那位先生，大概是伊的老人家；那個很像伊的少年，大概是伊的兄弟；這一家人有多少的快活！但怎麼看不見伊的母親到那裏去了呢！」

一會兒，大家都走到那個包廂內，給伊父親道喜；賀他有這樣的好兒女；平兒只顧自快活；全沒留心伊可憐母親，在一旁流眼淚。

乃凡心裏，又苦又酸；看了自己的兒女，如此的榮譽；人人稱許；伊難道沒有一點權利，分這個榮譽嗎？這是伊的血，伊的骨肉；伊在一個黑暗的角裏，沒有一人理伊；伊自想道：「我去爭回這個權利罷！不還是不要出頭罷！免得破壞了他們的幸福；他們父子父女，現在彷彿很有興趣；彷彿在最得意的時候；何必去擾他們！」

一路上平兒就談黃氏一家的事

乃凡日日來往；街上行人，已不注意伊；伊也不躲人了；伊每每偏揀大任同孩子，坐汽車的時候，出去；有一天，伊忽想在近處細看伊的子女；伊一直走到大路當中；汽車來的時候，伊也不躲開；巡警大聲叫他避去；伊也不聽；汽車飛似的闖了過來；巡警上前，一把拿伊抓開；已差不多撞着了；汽車立刻停住；伊只聽見那二個孩子說：『可憐的婦人，不知受傷沒有？』巡警說沒有受傷；他們纔緩緩的走開。

乃凡的心神，格外錯亂；現在居然在近處看見伊的子女了；也聽見他們說話了；這一句可憐的婦人，伊心裏不知默誦了多少次。

伊是一個老太婆；伊是被巡警拉回來的瘋婆；伊被汽車撞了；這都沒有什麼要緊；伊既聽見孩子說話，又在近處看見他們；那就够了。

平兒冷眼看伊母親的眼眶，總是紅紅的；時時流淚；伊遂問道：『媽！你怎麼呢？』乃凡說：『我

大概害眼紅，所以只管流淚。」

平兒說：『你太辛苦，晚間做花的時候太深了。』

平兒有時半夜裏醒來，常看見母親還紮花，故此平兒很信伊媽的眼紅，是熬夜的緣故。

有一天，伊取花的那座店主人，叫他去，告訴伊，現在要做很多的花，因為有一最大的主顧，他說：『這個主顧是很重要的人物，花是為伊女兒結婚用的；總要扎成最新奇的花樣，明天仍舊這時候，拿到這裏來，頂好你先扎出幾種樣子；我請這個主顧來挑選；那一種合宜，就扎那一種。第二天，一分鐘也不錯；乃凡按時來了；等了半天，那個主顧纔來；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伊的前夫黃大任；可憐的乃凡，幾乎暈過去；店主人如何想得到這齣慘劇，所以一毫也沒看出來；大任僅說道：『這些花扎得很好，你可以照樣接了做。』說完就轉身去了。

乃凡費了幾夜的工夫，咬釘嚼鐵的，將花扎了出來。店裏掌櫃和顏悅色和伊說：『這花扎的很好；主顧願意給你加倍的工資。』他以爲這是頂好的事；他那裏知道乃凡心裏的悲慘；加

倍的工資，是伊羞憤的代價，拿了這筆錢，伊就能將平兒送入高等學校；這是伊惟一可以自解的地方；因為爲伊愛女出力了。

## 第八章

平兒和一個姓關的同學；最要好；時常到他家裏去；關家是一個很好的門第；從前是做官的；現在辦實業；二個女兒，都和平兒同校；二個兒子，都在外國留學；一個學醫；一個學工程；有一天，關家大兒子克勝，新從西洋回來；請幾位親友，替他接風；除去克勝的舊同學外，還請了克勝妹妹們的幾個同學；平兒自然也在其中了。各少年，又是歌唱，又是跳舞；都盡量的取樂；克勝大妹子達華，按的一手好琴；平兒的聲音，最清脆不過；他們一個歌唱，一個按琴；異常熱鬧；克勝不由得十分欽佩；那一晚，他寸步也沒有離開平兒；從那一晚起，平兒往來關家，更勤了；因為克勝，總接應他兩個妹妹，邀同學來玩耍。

每逢克勝講一路上的感想，和各種奇異的建築，繪家裏人聽；平兒總是兩眼睜着的聽；克

勝講得也格外有精神；這一對少年，表面上說沒有舉動，但是心裏面固已種情了。

有一天，平兒從關府回家，克勝說：『我正有事，同你是一路，咱們一起走，你看好不好？』平兒點點頭，便一起走了。

在路上，克勝便說：『你是我全家的好友；我的妹妹們和父母，都很喜愛你；你若肯常住在我家裏，做我家裏的人，那末多少好呢？我第一天看見你，我的心魂，便全交付於你；我那裏都去過；差不多遊遍全球；看見過的人，也不知有多少；誰想到，我在外找來找去，找不到的，竟會藏在我自己家裏；平兒你告訴我實話！你願意嫁我不願？我打算告訴父母，央媒去求你母親；但是我先徵求你的同意。』

平兒滿臉飛紅；眼皮低低垂下；幾乎將腫人全蓋着；伊平日本是落落大方的，男朋友亦交接不少；今天不知如何，却是不知所措了；心中撲撲跳個不住；一句話也說不出；伊自從見了克勝之後，也是日日思念；但是非常的祕密；外面不肯稍露痕跡。

克勝還是一聲不響的，靜等回音；平兒臉急的飛紅，纔急出二句話：『我也極願做你們家裏的人；我同你們一家子，感情都很好；』說完便飛步走了。

一進門，伊便伏在母親懷內，抱着伊的頸，說道：『娘啊！娘啊！我快活極了；克勝說他愛我；他願我做他們家裏的人；娘！你想這是何等快樂的事！我是最喜歡到他們家裏去玩的；克勝那個人，又是那樣有學問；那樣聰明仁慈；他說愛的是我。』

乃凡聽了女兒的幸福，自己也不覺十分痛快；但是快樂之中，挾着憂愁；伊女兒既要結婚，便須伊出場；現在瞞住的事情，便不能再瞞了；但伊怕害女兒不快活，一毫也不敢露出愁容；打起精神，勉強裝出笑臉。

平兒兩眼望穿；望到關家去的日子；每逢星期一星期五，關家總等伊；後天便是關家等伊的日子；伊反覺得不好意思；因為經克勝這一番求婚以後，伊反不知道該怎樣說話，怎樣行事了；夜裏伊便做了許多的夢；夢見坐在克勝身旁；克勝的家人，四面圍了坐着；克勝娓娓講路上

的故事；克勝說：『我足跡差不多走遍全球；別處找不着的人，竟會在家裏找着了！』伊醒來便想道：『克勝那個人，什麼沒有經過？那樣美婦人，那樣有學問的人，沒有看見過？他竟愛我，這真令人難信。』

到了這一天，平兒在鏡內，照了一照；果然自己的相貌，的確秀麗；伊穿了最漂亮的衣服；整理梳妝，湊巧手裏有一朵小菊花，順手插在叉光又軟像絲一般的髮上；更顯得格外嫵媚；那一天，沒有一樣不合心的事；天氣也似較平日清暢；街上所見的人，彷彿沒有一個不是喜氣洋洋的。

平兒是常到關家去的熟客；每次都一直進去；無須通報的；今天看門的，不知如何，居然霜氣橫秋；上前擋着門，說：『太太出去了。』平兒說：『不要緊，太太不在家，我可以見小姐們。』

『小姐們也走了。』

『怎麼怎麼……』

伊彷彿在胸間，很很的被扎了一針；這是藉詞不見，簡直是下逐客令了。

伊先以為自己聽錯；但是看那人那副冰冷的面孔，這事又是千真萬真的；一時千愁萬緒，都湧到胸中；伊自念道：『都走了麼！這是什麼意思？據我想，決不能走；這必是一種不願我去的藉詞；但是什麼緣故呢？我做了什麼錯事呢？』

伊昏昏沈沈，轉身向家走去；轉灣地方，忽逢見克勝迎前走來，滿面愁容；看他的神氣，他心中一定有大不得意的事體；他說：『我親愛的平兒！不管我的情愛如何誠摯；父母竟不准我們結婚；他們都打聽了；彷彿你的家庭……；你的父母……；』說的時候，斷斷續續，每個字哽咽在喉內；總不肯好好說出來；他歇一會兒，又說：『我是無福的人；我終身也不另娶了；你應恕我，你應原諒我；我們從此不能再見面了；我第一應當順從我父母的意志；我心已碎！平兒！我們從此永別了罷！』

平兒以為做惡夢，伊還癡心等候這夢做完；一邊糊裏糊塗着魔似的；回到家裏。



乃凡急問怎麼樣了；平兒一一告訴伊；關家的僕人，怎樣阻攔伊，不許進門，以及克勝所說的話；原原本本，都講給母親聽了；平兒從來不知道瞞過母親一事；母親是最好的知己朋友；平兒靠着娘的肩，抽抽嗚嗚，哭個不住；乃凡一面安慰女兒，一面也止不住嗚咽；伊已明白關家所以拒絕的緣故；這都是自己造的惡因。

乃凡本打算安分守命的忍受各種艱苦；但是今日平兒也跟着受苦了；伊乃不能忍了；母女兩個，緊緊的抱着大哭了好一會；連那頓粗菜晚餐都就誤了；乃凡止悲以後，用手輕輕拍着平兒的背；平兒倦極，也漸漸睡去；乃凡便將伊抱在床上，替伊脫了衣服；一面仍用好話騙着，彷彿平兒還是一個幾歲的小孩。

乃凡坐在椅上，想一會兒，哭一會兒；忽然決定旨意；去掉伊女兒面前的這層障礙；決計不再妨害平兒的前途了；伊所以偷生者，全是爲這個愛女；現在既然妨礙伊的前程，惟有將己身消滅就是了；伊家裏本存有一點砒霜；是祖義在時用來治病的；伊遂尋了出來。

「死」這一個字，乃凡原來不怕；伊久已是厭生求死的人，所以苟延殘喘者，無非是因爲責任未完；現在伊以爲可以死了；眼看着那砒霜匣子，手扶着兩頰；一件一件，回想昔日的身世；伊這一世，到底受了多少苦痛；伊自覺所有的冤孽，已還盡了；素日所受的苦痛，已够抵償所種的惡果了；今日正可清白走去了。

一會兒，晨氣已漸漸透出；伊走到平兒床邊；抱了伊的臉；<sup>極</sup>很的聞了半天；很大的淚珠，一滴一滴，早已落下；然後轉回自己床上；躺下；拿起砒霜，緩緩的和水吞了下去；不怨天；不尤人；靜等着那虛無的門開。

平兒醒來，天已大亮；伊很覺奇怪，不看見母親在桌旁作活；原來平兒自從懂事以來，從未見過伊娘的起睡；伊娘總是比伊晚睡許多時，比伊早起幾多時。

娘啊！娘啊！叫了幾聲，不見答應；伊覺得古怪；一下子跳下床來；跑到娘的床前；伊忽地喊了一聲；原來伊娘已全身冰冷，與世長辭。平兒急忙尋醋；想替娘擦一擦，救救看；忽見桌上有兩封

信；一封是給平兒的，折開看時：

我的親兒愛兒，我今天與世長辭，一去不回了；千萬不要哭！我在世上所受的苦痛，太慘酷了；長睡不醒，是我素來焚香祈禱而不得的；我從前所以貪生，只爲你一人；我歷來所求的，是你的幸福；我若不死，不但不能成全你的幸福，反又要害你終身了；我所留的那封信，你可按照所開地名，親自送去；我昨天答應告訴你的事，今天不須講，你就可以明白了。

你可憐的母親絕筆

平兒淚汪汪的，拿了信，送到所開的地址；伊茫然如在霧中，一無所知；問到了那個地方，一看時，是上海最大最華麗的一所洋房；伊心裏想，這樣富人家，有什麼關係呢！將信交給門房，投了進去。

着：黃大任看了信，蹙額想了半天；旁人一看，就知道他心裏兩種思想，互相攻擊呢；那信上寫

我給你這封信，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思索；我看了你，就彷彿見了我的兩個愛兒；我所以念念不能忘你；我常在報紙及雜誌上，讀你的論說及演說；裏面永遠有一種高尚的思想；我現預備與世長辭了；但未行以前，須先了却我的責任；我所受的苦痛，既足抵償我的過失；你或不致再恨我了；我苟延殘喘已至今日；今再不死，我女兒的幸福，必致破壞；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心我所經歷的一切困難；我素知你的高尚思想；所以今天將這清白無罪的小孩託付與你；求你保護伊；將伊的阿哥姊姊都給回伊；他們三人，有我的血在裏面聯合的；我望你千萬不要拒絕一個弱婦最末一次的哀求。

#### 負人罪的乃凡遺筆

黃大任主意決定了，命人將孩子帶進來；平兒一看就是戲園裏願奉爲姊姊的女學生的父親；一時十分驚異；大任叫伊坐下；平兒眼淚，一直沒有止住；大任命人將他兩個孩子，都叫了來；命他們坐在身旁；大任叫平兒將伊娘的可憐生活，敘述一番；平兒一邊嗚咽，一邊將前事緩

緩說給他們聽；說到母女們抱頭痛哭的時候，平兒說：『或者是我的過錯；我不該將我的傷心事告訴了伊；就是這樁事，害殺伊了；害死我仁慈可憐的母親了；但是沒有法子；因為我同我媽，從來不知道存什麼祕密事；我沒有一事不告訴伊的。』大任的孩子同聲道：『如此同我們一樣了；我們也是什麼事都告訴爸爸的。』

他們三人，雖不在一處長大，其中雖隔了一層社會的階級，然而他們的教育，都是誠實兩個字。兩個孩子，慢慢的離開了父親，走到平兒旁邊；一人握平兒一隻手；三人一起哭可憐的母親；這一個哭朝夕相依的母親；那兩個哭從小離開的母親。

大任將平兒收爲義女；一年以後，大任忙忙碌碌，預備平兒和關克勝結婚的儀式。

已集

可说现代化的妇女们一何登场

没有理智的爱情即是男贼女盗共六鸣

现在这时代的女子

作为淫女

野林

张有林

何人

何人

30.9.14







The Story World Series  
**Love and Dut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小說界選刊）  
**戀愛與義務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校訂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貴陽	福州	長沙	衡州	常德	廣州	梧州	韶州	張家口	新嘉坡	重慶	瀘縣	雲南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蘇州	南京	漢口	廣州	香港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	海濱	棋盤街	上海	河南	路南	北首	寶山	路	路	路	路	路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趙	羅	琛	祖	女	士	欣	士	欣	士	欣	士	欣

